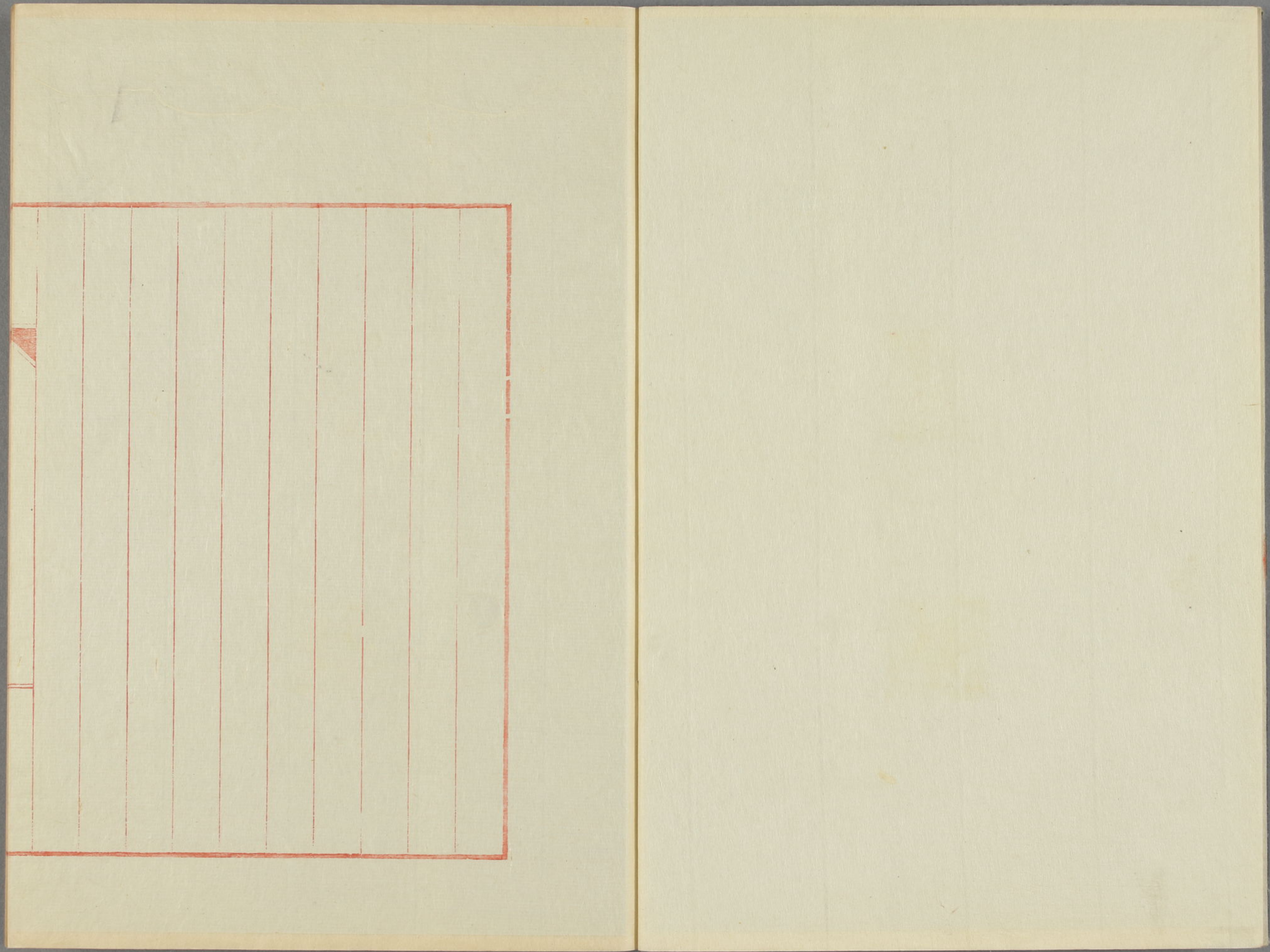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 7  
3







明治十二年己卯九月八日訪沈文榮

誠曰過日特携拙稿見在玉趾生憎不在家歡迎  
歉甚拙稿今得大方刪正始得沙中見珠一一摘發  
示指余深服大教拙著二卷始經王紫詮之選  
今又經先生之選誠是至幸

沈曰詩經選後耳目可以一新如芟艾竹剪花畢  
後視之饒有畫意不復見前之蕪穢也

誠曰篆字引柴野采山所序獻之先生

沈曰此書篆皆有根據然篆不止二體所收太少

誠曰我邦解助字者實少皆川淇園著助字解亦未知能合意義否請教

沈曰中國自夏商以前亦不用虛字助語堯典舜典之類惟哉字夏書商書漸有之周書則較多於前然未能以助字確省口吻得人說話情態至論語左傳用助字始入神化凡人之口氣悲喜緩急毋不確肖故或以用助字法出於孔子

矣語止之詞其語頓住也亦語止之詞其語緩歇

焉亦語止之詞其詞平住歟語止之詞疑而不定

哉亦語止之詞乎耶歟同皆疑而不信口氣歎字輕乎字次之哉字次之耶字則其聲揚起

之語中間之轉音旃旃同之但之字用於中間旃字用於語止

耳語止之詞有指點如此之意爾同耳

則轉語詞承上而及他乃指點事物之詞

而亦轉語占上所言之異者故用而字轉

即相同之詞即此同此也又當時迅速之詞如即與之則當時與之也

便便宜簡便作虛字用如便可占即字同

何不知其事物之詞何者者之轉

詎不信而猜度之詞

豈同詎

寧於二者之中擇一端之詞如禮與其奢也寧儉

乎歟哉耶

同是抑而揚起之詞

誠曰君聞此事乎歟此處二字孰宜

沈曰用歟字乃當

誠曰此書我國學平田篤胤所著神代文今謹獻之先生

沈曰此三皇氏所作之大文此夏商間書此亦商時書此周時篆此黃帝氏之雲篆此古字建首此太昊氏龍書

貴邦人為此書者不識妄以假字注之可笑

出雲壹歧筑後此三處石窟文字搨本可購求否

誠曰未見此等之搨本恐無之

沈曰貴邦人不重之故埋沒也

誠曰僕自有此生未曾聞此三處有石窟藏古文之事恐是荒唐

沈曰天

神即義和也彥火尊墮杵尊蓋周時

文在神武前和國蓋古文也倭字亦見古文

誠曰先生一聞神代文又吐出不可思議之奇說我邦太古以言辭傳事如尊和倭之漢字自王仁携論語來時始入我邦且改邦詔為漢字編纂國史乃中世之時也先生因有尊祿和國倭國

等之字直為周時文謬矣

沈曰雖百篇逸書不存而存此洪荒太古之篆真奇觀也

誠曰今也古文字不存貴邦而存東方先生一乘為此考證可謂奇矣抑所以為同文也

沈曰蓋文之顯晦亦有數焉如岫嶧碑見於唐其後不見至明出土中石鼓亦至唐始見紅崖碑至近日始出尚有紫霄峰洛星石崆峒山諸古文皆未有搨者蓋中土亦至今始搜求之宋以前多講近體少治古文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行自守

天地化人生 陰陽仰

先又台分節紀爾

字ホロ皮

私

右神代之字符大已責命御製作也勅封之御秘訣  
所納于鶴岡八幡宮寶藏之深秘堅禁他傳文化  
之年戊辰初冬吉辰管生兼就

今字傍照漢字古篆埋之沈文焚

沈曰近日編纂大古之篆書欲刻之然板權不許  
異域人不可刻平田氏皆以伊呂波注之可笑雖然

若無平田氏則無此神代文字編集平田氏之功不  
可沒

又曰僕少時嘗夢有東海龍女授僕古文一卷蓋  
有失兆

誠曰沈子東游此賜自天

沈曰雖不得古文尚書得此亦快事

九月

誠曰拙著二冊向者經玉紫詮評今復請再刪存  
之

沈曰紫詮往日有書云乘香詩集極有警句未經



人道此君於詩道已折肱矣恐弟淺材薄植不足副  
其明問云云紫詮言如此閣下詩已成自今須讀唐  
以前詩

誠曰楠亭之會頗快鄙懷可占先生再飲

沈曰徐娘雖老尚風流避日奉約

又曰僕外域人不通言語故於諸美人不能下手

十月十一日訪黃沈二氏

誠曰頃聞貴邦駐俄大臣崇厚已於俄廷議決返  
還伊犁之事其所償俄廷四百五十萬金果然乎  
黃曰此事果然外人曰償金負數僅少頗有伎倆云

沈曰先時伊犁叛人擾及俄國故俄伐之而逐叛人  
其後與之言俄人云伊犁本中國地應歸中國我  
取伊犁亦非侵中國因叛人來擾害故不得不逐之  
逐之而其地與中國隔絕故不得不暫行管理今中  
國來索理當歸還惟我國代逐叛人其兵費中國亦  
應償之其言有理故償之若無理則我國亦不能也  
誠曰今俄國虛黨蜂起勢尤危急貴邦盍乘此時  
結此局是好機也  
沈曰前七八年俄人有書與總理衙門已云歸還彼  
非以強弱為低昂也

誠曰能到此者左公宋棠盡力之故若無左公則恐不能到此也

沈曰前之中國所以不索俄人所以不還者因烏魯木齊之救人未平中間隔斷俄即歸之中國亦道路不通不能管理也

誠曰伊犁地方廣狹如何人口物產其數但幾許  
沈曰伊犁地南北一千二百餘里東西二十七百餘里三百八十萬二千五百方里地多礦亦且麥前未亂時頗繁庶惟天氣寒冷新疆新收復僕已東來人口未能詳

誠曰烏魯木齊地方廣狹如何

沈曰烏魯木齊西南和闐葉爾羌共東西七十餘里南北一千餘里

誠曰自今以往諸外國共不瞥視貴國是即同洲之一大事也此際貴國益嚴兵備以御外侮一變舊習以張國威我國亦可敬重貴國也

黃曰吾國之事非入局中者不知其艱辛不如貴國之易作作事易於收効也譬如以手舉二三斤物則從容舉數十斤則竭蹶矣此理易明請期之十數年後君觀其効今政府皆知富強然不能欲

速日本欲以本國之事律我國宜其衲鑿也

誠曰我國今日之病在輕進而若矧貴邦不欲速之意則有大所得者

黃曰吾邦既古土人氣質多開明易於倡禍故須緩緩為之使人々知此事當為則易矣吾國沿海諸地與外人交接知其事者百之一耳故一時不能強不知者習之也

誠曰以後貴國必有強兵舉宜待舉國能知海外之情之後政府一朝振起則雖東洋亦興矣僕日望之

黃曰前十年船廠兵艦西洋練兵皆無之今皆有矣十年之內必有電線可卜也

十月

誠曰日來天候不佳兄清適否前乞刪定拙著請一閱今日之來為見何公請詩序

黃曰兩日忙迫殊甚未及細讀謹當如命本署小使殺人奇變又想聞之矣

誠曰小人所為往往出於思慮之外誠可惡且畏也得無願貴慮此事諸新聞種々紛々記載未辨其真偽今日閱日々新聞始知其確矣

黃曰此被殺之人極其溫和恭謹合署上下皆愛憐之遭此奇變豈非佛家所謂前世冤愆乎因是獨耿耿在心耳至凶犯既自戕身死準我國律須殺頭償抵如此尚不足蔽辜也是人身長面白頰知書史宛如一書生臉上多鬚惟未徑留之使長身此署中掃地薙草點燈及諸賤役皆其人司之

誠曰我之訪使館渠常捧茶報接容貌溫潤居止風雅善知待客之道斯人而有此禍是實可憐

黃曰公使之隨役如見客捧茶及出門謁客皆其人隨從通名刺記客名即其所專司也無一人不愛憐

之尋常寡言常看書書法極清潤署中不識字下人每求之代作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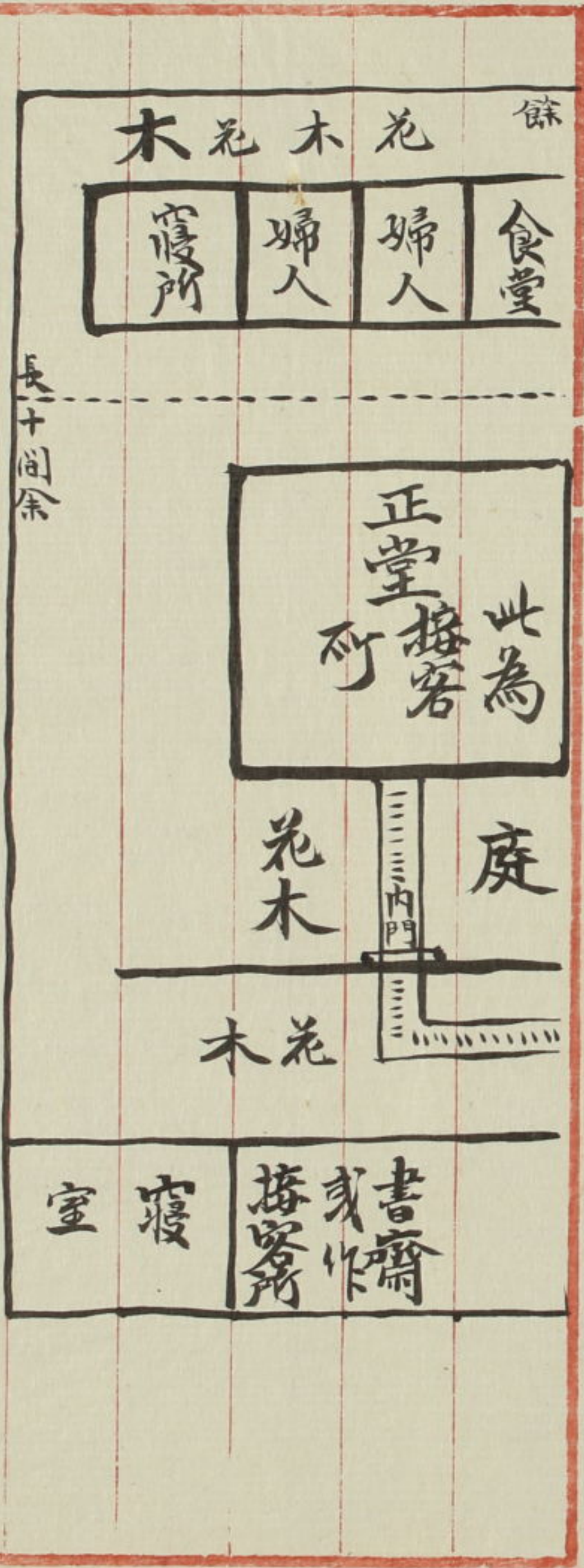
誠曰余每入門來通名刺每別我入室今日不見其人心先知其被殺矣及訪公使知其然也公使亦甚憐之

黃曰又有一服役老婦人年五十餘聞呼驚起亦被傷右臂數處幸傷輕不至死也

誠曰平日入堂關關左屢見老婦無非其人乎

黃曰被殺之人即居於關右者或關內有事老婦人將命出告之故老婦人亦常之在關之左右也

此種事在敝國實為非常奇事何意吾輩乃目見之  
 吾國禁佩刀平民家不許畜兵器而房屋深邃而堅  
 牢夜間實未易入故此種事極其罕聞  
 吾國皆磚牆窗不大每房止一門出入而此門有樞  
 內有關鎖實不能一推即進也  
 敝國居式極不一南北亦迥殊  
 北人尋常之式



有長有內寢即所書婦人室是也在宿外者則在書  
 齋之旁

今所書皆牆磚乃所謂煉化石也  
 若南人多用三合土用泥四分沙三分以版護用木  
 杆築實此最為堅固水火俱不壞故南人多有五六

百年房室

請草畫一式



此門有雙扉者如此  
內有一橫木攔住



有單扉者  
則如此

此直行為柱  
此間有一橫木

誠曰大抵居卸地大者何如

黃曰其大者不必言論其尋常者如今所居房之大約五間其房隙地或石牆相離數尺不等居地幅五間長十間余

誠曰尋常人一年衣食住一人費金幾許

黃曰大畧居此種房室之人其家中年費總在五  
百圓以上

誠曰尋常之家凡人口數許夫婦之外子凡幾人婢  
僕凡幾人

黃曰夫婦西人子三人尋常一婢一僕耳已敵國女  
人多自理庖厨者

誠曰士民除仕官之外平日所營總有何業工乎  
或商乎

黃曰國中之富者不在官而在商不在城而在

鄉

誠曰富家因土地而收其利或種茶又綿乎

黃曰敵國居鄉之人每有數百萬家產者譬若潮

州產蔗糖之地者一二家拓土種糖自收厚利

有種茶者有種綿者收其利而為家計無徒食者

誠曰不營業而優游卒歲者有之乎

黃曰此種人亦有之敵國產業通例又傳子子傳孫

如祖父營業子孫亦有不營而安享其利者

誠曰吾邦雖新創宅地房室皆政府不收其租

如貴邦現在如何

黃曰吾國租稅最為奇特與萬國不同凡房室政府  
皆不收租敵國若以歐羅巴之法治之利權皆操  
於上則政府之富甲於五大部洲矣

誠曰髮匪之亂損耗殖產想應不少今復舊否

黃曰敵國三十年內寇之亂不知者以為內政不脩

而不知太平過久之故也查明以前戶口極盛時不

過四千万人而今日至四億萬物產不足以養民故

生此極亂而出外洋者每數百萬人

誠曰貴邦土地人民比之明代增幾幾倍

黃曰土地加一倍人民加十倍此其故由於本朝賢

聖之君世世相承如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不知比堯舜如何三代以下無此聖君也

誠曰有此至治隆盛而致有內亂一張一弛誠是國之常也

誠曰責國人一日三回食如何

黃曰北人皆西餐南人三餐

誠曰聞內君不接客果然乎

黃曰此亦南北不同北人亦見客南人則有姻戚者相見朋友至好亦不見也

誠曰我鄉米價比貴國高低如何

黃公度有書

大稿經一再讀過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揀金偶一見寶耳謬以鄙見輒為刪棄其餘未動筆者僕皆以為可刪然未敢自信冀君子更請他人閱之耳任妄之罪不敢求諒惟恃至愛乃敢出此言也時



下自愛不宣重陽後一日遵憲

十一月廿日訪何子我公使

誠曰以明六日午後一時會親戚以祝老父母之健  
在願書南山雙壽四大字賜之敬請

何曰下午書就奉還可否尊公號一瓢今年七十  
有幾太夫人年幾

誠曰父七十三母六十七

何曰家君今年七十有二家母六十八合之同年也  
而僕與先生同年可言奇矣

誠曰我兩親自配偶以來到今經五十年欲以祝之

何曰此泰西人所謂金婚也西人以結親廿五年為  
銀婚五十年為金婚大約取其堅久之意地球所同  
也

誠曰西人金銀婚之義得高教初知之但此會名  
曰南山雙壽會漸近孔聖之道似不與西說相關  
如何

何曰詩語所謂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等語又如罔如  
陵等語亦是此意揣西人所謂金銀者如金如銀之  
意也唯漢文措語稍工雅勝西人之拙直耳

誠曰明解特妙

何曰我邦數百年來祝壽之風最盛大約六十歲起  
每逢十年一大慶即每年生日亦邀集親友開筵  
服大臣有勲望年至六十者逢生日皇上賜物為  
壽或遣官祝之其僂禮大臣有遣皇子往祝者  
誠曰我邦自西法之行祝壽之風追日漸薄若輩  
有所考壽親事先自我始之意蓋仁厚之俗浸深  
年久未掃地盡近年又將復舊

何曰西俗貴少賤老故尋常往來不拘以齒為尚  
又且偏之中其儀節太簡此黑步子兼愛之說其末  
流勢必到此者大抵字內唯孔子之道最無弊將來

風氣日開其西人所矜技術者吾效之而吾所謂義  
禮者彼亦將漸以效之此亦天地自然之氣運也  
誠曰此亦確論

何曰昨新聞紙所刻議論球案各文書本末君想已  
見之諸公評之以為何如

誠曰昨今家有慶事接應極忙未暇新聞稍  
緩應以有容

十一月六日何子我公使贈額面題字

南山雙壽

大埔何如璋

日東一瓢先生年逾古稀白髮齊眉茲值攬揆之

辰全嗣粟香稱觴以祝洵天倫樂事也書之賀之

十一月八日養浩堂招何公使勝海舟小飲

何曰屬書四字劣甚前日壽筵戚友之會想不少

人

誠曰前日壽筵親戚友人五十餘來飲皆舊里之

人堂中賴有惠賜大書四座生輝謹拜又代家君拜

何曰公度今日極欲趨譚因曠痛不果抱歉之至僕

代謝

誠曰招勝海舟伴食海舟僕之知己請條談此亡友

帖海舟自所製宜携而觀

何云故交片紙隻字不忍遺失柔刻而存用意良好  
是皆一時忠義之士一展觀如見其人足徵海舟先  
生高誼

誠曰我國雖新創設海軍局者實係海舟嘗自  
乘艦弭成臨北測量近海航金山海邊三十回余距  
今廿年前幕府初遣使臣米國時使海舟為軍艦提  
督顯有功勞薩州島津侯所知重現海軍士官多因  
海舟鼓舞也

何曰閱歷既多見識日廣今時若能遠遊則所得較  
之少年時境更自別先生何不到海外一行乎

誠曰吾邦土東西頗長南北幅莫太狹山嶽以信濃  
為國之中心絕頂之水瀉穿入海駿河國當其東面  
有富士川有大堰川有龍川此三川最為急流所  
以有駿河之名其川長者邦程可百里比之貴邦江  
河如一溪水舊將軍德川氏現居駿河國靜岡

何曰此土山脈由朝鮮釜山渡海而東越對馬壹岐  
至九州由長門渡峽而來至箱館地勢如何未敢決  
余來時細觀貴土形勢如此復以陽文謂山勢自  
東而西疑其不然後詢之貴邦人曾至釜山者云赴  
朝鮮若逆流而由釜山回九州則若順流又各處山水

之勢均向東亦一的証

誠曰吾邦維新前封建各州有大小諸侯其數三百  
餘藩因二三強藩首倡奉還封土他諸藩風靡  
皆效之新政隨成若朝廷說諭數十萬人民而欲  
為之郡縣之制決不能成今日之事先詳悉此情始  
可共語也

何曰所謂時事之來固自有其會者即此華土地  
大人多且立國已久所慣習者根柢頗深欲一律振  
起非絕大力量者不能即大力量之人亦不敢驟蓋  
人多則易擾故不能輕動也

十一月十九日沈文煒梅史王治本漆園來訪  
弟小森澤長政亦偶來

誠曰深謝高軒來訪恨茅屋寒加不似新橋酒樓之  
風致也

沈曰高齋風景佳勝得坐領雅教勝旗亭多矣深受  
厚愛謝

王曰別來多日想侍祺納福為頌聞昨駕過梅翁處  
僕因公冗未及一叙今日同來特此超訪

長政曰聞閣下歸期在迤果然乎  
沈曰大約我國十一月望前日尚未定

誠曰今聞梅翁歸去懷抱殊覺不快

沈曰我亦惜別然有緣未必無後會也

誠曰僕將請何公使留君

沈曰不必卜者占曰居此不吉

誠曰今抄寫尊著春萍館集暫可留于此乎

沈曰歸期定來取可也

留別栗香尊兄即請正之  
沈文煒

碧海靜無風黃蘆花如雪此時挂帆歸相對情凄切  
酒酣忽長嘯詎為兒女泣同在天地間何物是離別  
況今同車書天外非胡越相期在千秋與公同努力

誠曰交誼漸熟而忽中間離別此是人間常事  
沈曰知心人不必共居僕嘗作壯語自慰曰人之處  
世百年如旦暮萬里若戶庭戶庭何遠之有

和梅翁留別韻

誠一郎

芝海風正寒蓮峰已新雪來會江城夕何為情淒切  
君容一黯然燭淚代人泣未盡平生歡豈堪為此別  
天涯今比鄰神交無胡越歸帆慎風濤海上請努力  
沈曰僕與公別甚黯然強作任達其實黯然

步梅兄韻之栗香仁兄槃正

王治本

天涯容易老搔首欲成雪海外聯良友怡々復切々

縱有不平事詎作秋蟲泣相期千載心何愁一朝別  
文章可共論意氣有超越細本同壞歸颿飽風力  
誠曰山妻料理園蔬考兄供杯酌字

王曰僕能食貴邦菜品况貴厨料理極佳為賦

佳者無似菜根香儒素家風諒共嘗况有棲埒會  
可割君厨料理勝尋常

漆園戲作

沈曰妣江人喜啖人因以芋為妣尊

誠曰園中無他物唯有芋与蔬身兄等能下箸則  
幸甚

沈曰僕則啖蔬而甘々無食肉相故也

誠曰雖然姓兄亦嘗肉味

沈曰閱尊稿如聞韶樂也

誠曰姚兄猶忘肉味乎雖然必當有所好

沈曰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僕亦嘗小鮮者也

誠曰然則大鮮屬無味可知

沈曰獲堂先生全集在公處處見之

誠曰可請一閱乎

沈曰此事恐不及許緣弟將西歸也期在來月容歸後寄一叙來評閱屬公度可也

誠曰先師獲堂沒世已十九年幸有此七、灘書帖

存願尊兄賜一跋先師應瞑目

獲堂先生詩排篆縱橫其奇崛浩瀚之氣如長江巨海此作尤雄奇書法蒼古稱其詩栗香兄為入室弟子故得見全集又觀此幅跋後以志景慕光緒五年己卯孟冬望前姚江沈文燾

石性堅剛石形奇特擬以人品為清高孤介之士此米襄陽所以呼之為兄愛之敬之良有以也獲堂先生遊四十八灘得一石愛之載而歸作為詩歌以記之詞句雄壯能發金石之音而書筆亦有飛龍卧虎之勢洵足稱三絕宮島栗香君獲堂先生高弟也珮

珍藏此卷余得一閱遂書數行以誌欣慕云爾光緒  
己卯小春月慈水王治本識

沈曰君家文武俊才又有佳子姪真可羨也

畫梅花作橫額題其上贈栗香主人

梅作華雖在霜雪然和羹材也

姚江沈文煢

臨別一言贈令郎大八君

讀書要明理方為有用之學問第一是修齊治平之  
事他日為家為國皆有實用勉之勉之

沈文煢書

贈可二郎君

蘭生有芬

光緒己卯十月

姚江沈文煢

贈祝三君

瑤環瑜珥

光緒己卯孟冬

姚江沈文煢

誠曰書畫一一珍藏可以為他身之紀念謹謝

誠曰閱尊著知先生曾陷髮賊之圍中其苦可想有  
何方便而脫圍敵問

沈曰僕擊賊之時大戰三日先皆獲勝後因風雪



大作對面不相見而敗敗後乞援又為賊所得賊中  
有忠義者脫僕於死

誠曰擊賊而得賊助誠是奇運蓋天授也

沈曰賊牽出欲殺其部內求之賊以予付之遲數  
日以計縱余歸而此人即降於予

誠曰梅中丞之友某候補猶留于此乎

沈曰彼已翩然歸矣此公亦具遠識者

王曰曠達君子懷悲戚婦孺識天空隨處好奈何  
以胸臆

誠曰至達本多淚未達却無情此別真可惜黯

唯吞聲

沈曰如天之福閣下為我國公使可相見也尔時當  
快飲一百杯李太白詩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一篇此太白知我有此別先作此詩

又曰有一事奉托僕所雇一人家貧甚可使雇之否  
如得安穩暇飯處亦苦海中遇如來也此人名阿興  
十一月二十一日訪沈梅史於永田町使署相

偕往飲芝長門樓

誠曰光夕邂逅志枉高軒薄待只禮今日來謝日  
來無恙否特有一不情之願又乞舊稿刪正此卷無

佳詩草者過為可若有破碟擇出一珠玉何幸如

沈曰如有暇必為選僕行期大約尚有二十日或可為之序必作之僕得附驥僕之幸也

誠曰今日從是有暇乎

沈曰有暇

誠曰欲登長門樓獻君一杯如何但兩人對酌可也自此可佳

沈曰屢承厚惠何以克當

誠曰尊兄詩沈鬱深厚非讀書萬卷則不能成一

句僕深慚者學問之淺薄自今勉強積日猶可窺古人之室乎

沈曰閣下已至盛唐可以上追漢魏閣下詩已成但此後勿看唐以後詩沈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宋元詩最易學譬如小人易狎不可不戒也

誠曰梅墩詩如何

沈曰梅墩頗有佳作

誠曰此人工律五古詩最

濃白閣下詩廣大精嚴梅墩詩清雋無烟火

氣毫谷詩靜逸深至皆可以稱名家詩之正宗  
壙堂先生詩如大將用兵勝則大勝亦有時失  
利陷伏中僕謂青出於藍其集渙令公度刑  
選方佳

誠曰壙堂詩集他日為贈君處乞評閱然後上  
之梓不知姓復費數月

沈曰三月可他日錄稿寄僕

誠曰若兄所讀之書幾許瞥過而眼者數萬卷

沈曰何能如此僕壯年遇兵革少讀書實自愧

誠曰王紫詮學問事業如何

沈曰此人一名士惜其經書只用功而為西法所惑  
至事業則志大才疎然心坦直可喜

誠曰翰林人才能貫兄身柔者何人想浙江蘇州邊  
進士及第定多

沈曰僕思來思去不久在京地舉所知則文激滿洲

慕榮幹山東人徐致祥江蘇人邵曰謙同邑皆有器識

誠曰僕與貴邦人士交至其性情淡泊襟懷灑落  
以兄為第一故僕願惜別

沈曰東方之人仁故僕在貴邦甚喜也

誠曰僕真實以兄為益友如其度量褊小徒歸

邊幅之人不喜相交也

沈曰僕無他長惟尚不虛詐而已

誠曰詩集貴編年然僕詩以編年集則精粗混合無可讀者今不拘于編年唯擇其精者可乎

沈曰此亦不妨但求佳而已何必拘

誠曰四十歲之詩在前二十之詩在後尚可乎編詩長短古詩律絕隨處布置無不可乎

沈曰亦可譬言如交友不論官爵但求佳士可也如

釣叟呂尚親王周公因得膠鬲皆可聚於一堂誠曰詩集以何名

沈曰以齋館名集亦可以事名集亦可古人皆有之誠曰為冊幾冊為篇何篇好乎

沈曰詩三百篇古人之偶然耳非有取義也後人擬之作唐詩三百首則陋矣

誠曰三百首可乎

沈曰亦不必定但取佳者多亦可少亦可

誠曰拙作謝安東山詩已經公度刪正尚未各請指其疵瑕

沈曰僕改數句第二句改作偏安江左憂干戈第三句賊氛惡改作北風勁第四句東山且作安

樂窩改作東山未是安樂窩第七句陣上干戈局上  
棋改作惟中籌策局上棋未詳噫公到此喜如  
癡殺齒之折公不知改作嗚呼典午殘局幸可支  
後齒之折曾不知如何

誠曰敬服唯如殘局二字与局上棋不厭重也字

沈曰然則改殘局作半壁

誠曰特妙東山未是如原作如何

沈曰晋若危則東山亦敗故云未是若謝安不憂其  
而以東山為安樂則殊非賢相矣

誠曰呼兄之所知一藝妓以侑杯酌請指其名

沈曰大者熟於世故見之覺有別意小者有信者可  
也

誠曰聞公度亦頗愛新橋妓某果然乎

沈曰未得實在公度於此道但取名重不求其他僕  
不論名下与否俱求其俗態淡者而已

誠曰蠖堂詩其佳者僕以為不愧前人兄見此  
詩乎

欄外浙川有走紅三春暫夢別東風鷓鴣啼破  
黃陵曉古廟蘭々新綠中

沈曰首二語使我踴然僕故曰勝則大勝

酒煖花香別淚紅  
漫將心事託春風  
雛鶯嬌小能千轉  
願在東皇愛護中

誠曰末二語我不點然

酒到愁深顏不紅  
滄洲空說石尤風  
明年春至花爭發  
只在離人別夢中

誠曰真情實語

沈曰席間走筆和蝶堂先生韻遂不成句

誠曰余不作楊柳詞二首代阿與如夫人贈梅

史老爺

吹亂輕風萬絲綠  
煙和雨罩斜暉  
長條不繫離

情住猶有飛花點客衣

送別當年淚濕衣  
重來此地恨依依  
誰知舊打江頭柳  
又弄新絲人未歸

沈曰他詩能和此詩傷情不能和矣

又曰閣下詩離情太重我讀之欲哭故強作壯語解嘲

寶劍千金志未酬  
人間何必說窮愁  
十年雪窖論邊事  
八月星槎作浪遊  
江戶即今楓葉落  
滄洲無限荻花秋  
鏡中莫怪添霜鬢  
不畫凌烟誓不休

誠曰吾兄志氣雄壯可以哭英雄可以泣美人

沈曰其詩如何

誠曰詞意極厚筆鋒衝空

誠曰貴邦俗曲倘有平仄字

沈曰有音調耳二者皆湏叶難于作詩一字不叶不能入絲竹也能作詩者多能作曲者文人中百人之一而已

誠曰兄願作與我別飲之歌存敝處送別之席可使美人歌之

沈曰貴邦人一時難歌僕自歌之可也

白居易在潯陽江上召妓妓歌之曲  
琵琶行之事

弄冰絃遺悶撥金釵夜深沈驚動了官船  
客他那里招邀偏急促俺只裏梳裏欠安排  
掠髮提鞋則一面舊琵琶遮不住俺洗褪的桃花色

誠曰此歌成何代

沈曰清蔣心餘所作中土歌曲皆才人為之  
妙絕

驚動

驚聽我之曲而動相招之念

他那裏 彼處也 俺只裏 我此際也

招邀 呼也 梳裹 妝也 只安排 尚未成也

則一面 此一枚也 洗褪 水洗而色淡也

遮不住 不能掩也

凡歌一字或有數音或有一音絲竹即隨其音和之音中有節目以鼓為之節其止處擊板

誠曰絲何

沈曰三絃月琴

誠曰竹何

沈曰笛 吹中土笛其音美非此地笛也

誠曰鼓與我地鼓同乎

沈曰鼓甚小即周禮鼗贗應雅之雅

誠曰木音何

沈曰有板兩片木擊之即鼗贗也

沈曰以水澆魯智深花和尚下五臺山歌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

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俺只是赤條條來去

無牽掛那裏討煙蓑雨笠捲單行俺一任

芭鞋破鉢隨緣化

誠曰此歌何意又何曲未能解詞中之趣



沈曰花和尚本軍官後以殺人在五台山寺中出家以趙處士所剃度也在寺又醉酒為僧侶不容故別師而去劇場演此事所歌蓋此地但有演說不歌中土則演者必歌曲而絲竹和之也欲習之可請陳訪仲陳訪中能歌舊曲若弟所作新聲亦不能也

誠曰此歌好調名

沈曰須口授

誠曰沒緣法何沈曰無緣常住分韻乍忽分離俺只是我但 未條、 中空諸所有貌

牽掛

留戀也

那裏

何處

討求也

捲單

暫歸裝也

一任俺

且任我

化抄化也和尚化緣

音凡七律一清一濁共十四聲

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乙仕仗仁凡

誠曰別後春秋西面互相消息應問安否

沈曰僕聞久皆人誠實厚道天必福之如閣下貌

厚心厚福之所聚也願益務種德為望

誠曰護奉教

沈曰如彼石龜二人心甚好甚有才惜貌太清

恐為巢由而非仕官中人寧鶴也非托序

十一月二十三日張副使書

今日午前十時杯酒候敘惟期早光 十月初十日

宮島先生閣下

張斯桂訂

十一月二十四日訪張魯生

誠曰久欠拜晤寒味新添想方安好昨日辱賜芳翰  
適不在家會西國中村樓有刀劍縱觀會自晨出門  
到夜而歸遂不能為命今日特來大謝

張曰中村樓擊劍如秋時上野山上一式亦不甚好  
看昨日小酌未蒙光顧殊少酒興近日天氣漸涼堂

上二尊俱好請少保重為惡

誠曰而親幸加餐請各尊意昨日有他客否僕不  
能趨竄以為歉

張曰昨無他客惟與署中諸人同飲而止故以興味  
誠曰一年已過三分年光如水閣下每逢秋風定應  
多鯽魚之感我恨閣下歸期在近為之惆悵銘近製  
以乞正和沈梅史楠亭之韻

聽到折楊竟易銷美人頰上見紅潮青衫留得英  
雄淚秋蟬灘頭一曲蘭

梅史評青衫淚迹紅粉離情得此可不朽矣

舉杯看劍百愁銷西國橋邊漲午潮紅袖青衫相掩  
映雛鬟勸酒客吹簫

魯生和原韵

誠曰菊池溪琴南紀詩人年八十三來寓都下全  
得相晤為賦一首錄以乞正

淡靄籠林雨灑庭閑窓相對一燈青無絃却有絃  
中趣點滴聲當琴以聽

和原韵

魯生草

黃昏微雨灑空庭賸得書燈一穗青悟到無絃  
琴裏趣曲通和我夢魂聽

曲通琴蟲也

誠曰敢問呂東萊周武王論何書有之

張曰東萊博議中有之

誠曰閣下藏此書乎

張曰敝處無此書請往築地五畝地向履祥店一問  
可也如其無之可託其代購則一月後頗可寄來矣

十二月一日沈文楚來訪告辭

沈曰敕日不晤念甚前數日間盜入宅內竊取書物  
後問之鞠田女子曰宮島君仁人盜必不竊此言虛  
也

誠曰前廿二日有盜余以土曜日正午辭史館歸宅  
及入室不見平日所鋪之七種心怪之細檢室中則

果失机邊所置書籍漢魏七十二家三十四冊此  
書係史館借用又係楓山秘閣藏本併李義山集一  
帙別有私藏本隋園詩話一帙大清縉紳全書明詩  
別裁一帙含英一帙畫帖類數品盡盜取去而蔽之  
以毛氈也然而足下及何黃二君所借之書幸免  
盜手即訴之警署視局百方搜索西久保巴町有書  
肆某者一日出家適有人來告其書曰今在路上與  
主人約將此書換金二圓示古書數十本其書不知  
為盜所瞞遂聽其言及其歸語之又視冊上有御印  
愈知其出盜手即携此本訴之警署署故復獲此書

心始安

沈曰此盜竊書較竊金者雅矣

誠曰一日有奇厄有荒能新聞者揭我姓名路上揚  
言曰自盜楓山秘書市街聽者無不傾耳家人聞之  
憤怒不知所為時僕適自外歸聞此事直訴之於官  
官捕其社長直下獄云洵是厄中之奇厄也  
沈曰君之蹟乃使婦人女子皆知之此女子却勝社  
長遠矣

誠曰七十二家集八十冊盜取自七至四十三十四  
冊愚不甚矣此書明板幕府德川家所秘藏也購之

市上竟無此美本余故大憂然復獲之可謂天幸而  
已

沈曰盜取書而賣之其事必獲

又曰貴邦房室多用紙戶前者禁令嚴且民間殷實  
尚無事今則米貴幣賤俗奢人貧而刑法又輕誠可  
慮也僕謂大局非一人所能轉移當嚴牆垣門戶以  
防之

誠曰誠如明論

沈曰前夕錫島家亦有盜

誠曰盜賊橫行公館亦宜加警君房室直面於外最

不可不戒之

沈曰僕已將行且亦有門可扃

誠曰行期定否

沈曰僕行期大約陽曆十二月十五日今日特來候  
問尚欲他往他日再敘別

誠曰想應多忙願刪正拙稿

沈曰已持來者茲成續則無暇

十二月四日訪沈文煇

誠曰本月十日十一日兩日內君得暇否僕同重野  
藤野園輩開宴小樓以餞君行君何日為可

沈曰石川龜谷因約在七日源桂閣約在十一日承  
厚惠光謝

誠曰先生行期果在十五日否書序之紙明日奉呈  
沈曰甚善僕近即作之先夕長川樓寶劍十  
金之詩僕暇即書之奉贈

誠曰今日欲見何公

沈曰公使之弟子綸昨聞其母死亦將奔喪歸

十二月六日黃遵憲有書

前承招飲聞名公美人聚於一堂病不果往至今  
引為憾事多日未睹思君不已今卜於我月

廿八日即陽曆十二月十一日午後三時薄治土饌乞先生

辱臨一敘吾土烹調之法過時則失飪先生所素知

者在望高軒如期而至勿珊之來遲也天益寒惟自

愛此頌日佳兼盼賜覆光緒五年十月廿三日遵

憲拜栗香先生執事

十二月七日同重野藤野園龜谷迎沈梅史於

蠟壳町楠亭餞飲

沈曰僕久不晤近將歸勿友人之詩文字畫尚未了

擬了後造府請安并辭行今蒙先賜罷餞感甚謹

謝

誠曰余於西國交歡之初首與君相見詞壇馳逐已  
經二年其有益于西國之交際否未遽可知也至  
于文字之交幸得先生指教拙辭亦頗生光輝君  
之惠僕永不忘之也

沈曰如我輩諸人必可使兩國有益也僕鈔諸公詩  
示都中友人彼必艷羨僕之得諸公歡也

誠曰向者贈君梁田邦美蛇叢詩其詩何等風格

沈曰其人不凡其詩自不凡

誠曰李白詩春風三十度西鬢白如絲李賀二十七  
頭髮盡白由之言天才亦不免于苦心乎今我四十

頭髮未見一毛白蓋由天憐不才不使之刻苦也

沈曰其人壯者必不然長吉蓋蒲柳也

誠曰余詩經先生選定頗改面目自評云草莽

英雄起廟堂狐狸逃其選異于時人之見足以見  
其學尚識見西高古也

沈曰閣下詩不膚泛而氣魄亦有時人詩皆多假  
詩是無真性情真學問也

誠曰僕曾所作白龍湖觀杜若記頗拙若願一  
經大家筆削幸甚

沈曰作文首貴有意義次宜琢鍊文字如此

意義甚好稍修字句即完璧玉矣

誠曰貴邦往者井田之法利害奈何

沈曰戰國取民無計然限民以井田則其事多不便民僕曾論其弊

一 地有肥瘠不能百畝限

一 少者授田老者除田受除必多弊

一 公田必致荒蕪

一 人力有異或能耕百畝或不能限之百畝

必困

大凡天下難于畫一宋儒及西人皆欲強一之不免

和沈梅史留別五古韻以送別

河梁攀柳立多時不堪相對說別離  
君再會知何日悲風淅瀝寒雲垂  
棄我去者可奈何欲往從之  
媿江湄滄溟萬里波浩蕩歸帆飽風逆  
斜曦沈子雄才建安筆蓬萊長留辭賦奇  
陽關歌了不回顧空將明月照相思

沈曰仇爽豪邁七古妙境惟末語似尚為小園代倩

十二月九日訪黃公度

誠曰嚮者以病為欠趨譚頃接華翰十一日午



後三時招飲謹遵命日來寒氣加想安好否  
黃曰惠然有來謝不可言同坐者重野秋月藤野  
數人而已想皆素好也寒甚然僕頗能堪之僕住  
北京者四年住山東者比此間尤寒也  
誠曰東京比我鄉寒氣殊薄羽前極寒下二十度  
黃曰北海道久下雪矣地動可畏昨聞箱館地震  
失火焚二千餘店七日下午五時之震  
誠曰此事僕未聞之先生由何知之  
黃曰昨日橫濱商人有電報云箱館稅關焚去者  
土人店頗多被焚者未知其詳也今年吾土陝西

四川甘肅皆震其甚者山崩川竭是則二三百  
年之所未有也

誠曰是亞細亞洲可戒之兆乎

又曰前日有小盜白晝入我書齋窺我不在盜取  
數部去所借之佳書幸不陷盜手

黃曰盜書太雅僕書苟被盜亦所願也

誠曰此賊恐係窮士族也數部之書換金僅二圓可  
憫又可笑

黃曰窮士族不自聊乃至作賊殊可憐惟僕著論謂  
亞細亞之弱由於戶口太盛他日以乞正吾謂古人

定三十娶二十嫁之期蓋慮其過多而畫井授田乃得計口而洽仁術不至窮也

誠曰我邪士族坐食數百年今日廢祿令出而積日慣習未改徒困窮盜賊之多蓋由之也

黃曰過三十年士族乃可興此理吾徵之吾鄉富者經亂蕩然其始必極窮富貴之氣未除故也過是漸習勞苦乃得成人

誠曰閱歷之言可以為我鑒矣

又曰前日盜難之後又有奇厄有荒能新聞者揭出僕姓名揚言市街曰入楓山秘閣盜官本左官縛

其社長下獄有新聞者未顯於世先書人誤事人訴之於官名始顯也往有此事之事此輩或詣政府或讒士民大抵入獄為榮障害人之名譽為糊口上策不必忌也

何曰香港待獄中人極備港中貧不能自存者往往假犯小過入獄以糊口不料此中已有入接踵而起也君所述之社長今後不唯不怨君之許且將德君然其私心又以為君已墜其術中矣一笑

誠曰未獲其盜而先獲書西久保町有書肆牧野兼吉者一日有人伺兼吉不在家推其書而費之

其婦便我家所取之書也兼者歸知其所欺直訴  
之官於是書得獲賊自名大坂府士族因本陽之  
進蓋偽名也此間盜賊充滿府下閣下宜以用意  
盜之來不在夜間多在晝間

何曰頃夜間添二人支更矣唯日間則無復防之

何曰東京新聞有多少家大小有三十家否聞藤  
田組中野之事已白是否有云假做紙幣無其事  
果然否然則警視忍捕之何以自解

誠曰甚哉難事不能答也他日應自明之

何曰君便中與當局言之安民之道以食為先頃米

價日貴非治安之道愚意與其全國力興商務種  
植出口之物不如勸農民力耕曠土為足食之計  
糧多則價自平貧民易於得食自不為盜若  
絲茶之類生民日用有定多產則價賤祇為西  
人役而已非計之得也此治世要言願君記之  
誠曰確論深服

何曰前歲橫濱蠶印仗過多價低而賣不去去  
歲少做數十萬張而所得之價十餘萬元比前  
歲多此有徵驗可知也

誠曰近日有稚事否

何日殊多雅興此月係西歷度歲後月則我亦將度  
歲世人擾々吾輩亦不得安靜也

十二月十日訪沈梅史

誠曰閣下行期已迫以為梨溪詩稿應不經所說  
而能州正之實不堪感謝謹拜此賜梨溪地下  
亦當暝也日刊行即可呈數部

尊稿四卷漸抄寫了數日如在醇醪中閣下歸後  
每相憶必讀其詩如見其人

送別惡作恐煩行筵寫小紙以奉贈

沈曰今日客十餘人閣下詩序今晚當成之

同月十一日沈梅史來訪

沈曰此序方是栗香詩序不可移之他人

誠曰有此大序足以傳世栗香之不打所以有梅

史先生之大筆也謝々

沈梅史以十二月十五日發東京到橫濱別

十二月十七日訪黃公度

誠曰此作送沈梅史席上和詩請痛正之

黃曰音節意境駁々入古人之室矣唯結句無意  
少弱

結句離歌一曲不回顧空將明月照相思改作三山

風緊輒引去欲傾海水量相思

誠曰篇中多風字如何

黃曰不關重複不忌字而忌意

誠曰古詩大抵複不忌字乎

黃曰即舉此詩不犯複處言之悲風漸瀝言饒別

之景也歸帆飽風想別後之景也三山風緊輒引

去又為隱括之辭故意不犯複若犯複字而犯

複意亦不可也

黃曰僕送梅史歸

我欲贈君騎丸之寶刀愁君鋒芒逼人索我欲

贈君鴈皮之美紙博君憂患識字始我欲贈君蓬

萊方壺長春之草不死約神仙今日亦何樂鷄犬

得失何足道蠻觸併吞徒擾々為君蕩盡東

海波鹿世紛紛了海波茫茫夕陽紅回頭

把影多矇矓十年相見重話舊再把子劍看

子弓新橋兒女長折柳欲折贈君君豈受西

風蕭々吹馬首不如且醉此杯酒 二七六正

誠曰妙篇傑作是見先生之才不凡如此詩我輩

不能夢作

黃曰閣下之詩實勝於僕論詩則似不如我

誠曰過譽不敢當

黃曰僕作詩少故不如君然君作詩多亦有不如僕處

誠曰我詩素乏鑒識決不能及先生此十先生未  
免過譽之語

黃曰此語實可不敢當

誠曰此一卷請痛刪之

黃曰此卷亦大有好詩

魏叔子与其兄論詩又其兄曰必篇刪其章之  
刪其句句刪其字乃可為簡練叔子笑曰不如

刪題之為愈也

僕刪足下之詩紫詮笑謂余曰如子言則天下可  
刪之詩多難不作可也僕亦應之曰若可刪自然不  
作可也

誠曰紫詮評詩恐未免雜駁之見紫詮評我詩  
唯有賞贊身遂不有尾玉之辨

黃曰紫詮天賞絕人下筆如流水然若論詩文  
之奧妙彼不如梅史也

誠曰僕亦同見梅史選詩精確深遠大抵与我  
兄同

黃曰梅史亦天賞絕人下筆甚速然彼閩人詩文  
亦一弊曰不冒用心雖然其所見既多有時草  
下筆或易作者之意相左於此言要有理  
誠曰此諸當梅史心頭  
此卷已又嚴劄請勿假借詩雖小道亦國風  
之存厚辭邪詩道大衰因閣下撓正欲興起  
此風所以有心也  
黃曰謹當加命

十二月二十日訪黃公度

誠曰嚮者拜嘗豐饌過三日申覺芬今日來謝  
黃曰慚不敬當

前者所言稅所之于既由鉅鹿覆告當謝矣  
其中尚有未及言弟本欲趨齋面陳閣下未此可一  
言

此間可用譯人。○氏為治遊屢加禁戒仍復怙惡不悛久而亦只好聽之稅氏子若來此者輩不得長暇與之言弟亦不得通和語未能長督責之來則與。○同住耳將來日夕引為非類在君不可以對故人子弟輩即不可對君故敢辭也此意幸諒之誠曰不得強請

黃曰是人年方十九身僕為此言蓋有所鑒在此奔走之野寄初極護慮近則時偕黠鹿作治遊林之未能聽也

誠曰稅氏之子為人篤實謹直唯屢逼我請來學

貴館若得一回到貴館學華語則轉學文部省可也今日來見公使亦為之令聞先生之言頗有所顧慮稅所極謹恪亦極淡泊之人其子亦頗有父風使彼交此等入僕所不欲

黃曰稅兩子在東京否

誠曰頃自堺縣來居友人吉井氏宅宅即永田町也占我宅最接近故日來請不已

黃曰吉井宅離此不遠耳慮黠鹿既先識其人彼說之使亦閣下身此事初發言者閣下其後。○屢言之僕即察其辭意若有別情者故慮



其來後必不能十分謹愿也

前与公使商此事渠謂來此有損無益恐誤良子弟故辭也

吉井少輔之為人懇實而忠厚稅所之父与友其子來此或頗林示戒之者慮其既与鉅鹿氏友借此學語為引端實則受。之欺耳請因此言條察之可也

誠曰鉅鹿之屢言之我使鉅鹿請閣下覆告也恐稅父之子未熟知鉅鹿也

黃曰然則閣下先与稅父子言之并与吉井及其父

言之告其所以或他日來此為。氏引為非類僕輩不受任過而後再与公使商之可也

誠曰大辨閣下之微意多謝

黃曰鉅鹿聰明絕人日本未見其流匹僕初來亟發之奈彼之不聽良言終至成為蕩子無所不為可憐也夫其校作百出尚指其輩意外者

誠曰僕初一見以為輕薄蕩子不能成終身之業者黃曰誠然誠然。氏在此通應酬諸耳至於關係大事未嘗藉口也

誠曰稅所縣令於堺縣設一學校缺在貴國文士

月給八十圓乃至百二十圓當其望者責館今在否  
黃曰學諾耶並學文耶

誠日未詳定見

黃曰使館今尚無其人然必欲延請僕當作為  
招一篤實謹愿之君子耳

此日黃遵憲有書

今日所云云皆肺腑之言因慮其人來此學無所  
成而反入下流則僕輩負君君負故人故不憚亦曲  
以相告也然筆談教欲乞焚棄而以示人蓋隱惡君  
子盛德若宣揚之則。無容身之地也重以囑託

稅所氏已友吉丹君又友閣下僕讀其書知亦一有  
心人閣下又譽其子若不嫌第陋請由閣下誘之來  
一見其人若喜文字僕為之州政是僕之所能盡力  
者也敢不冠勉為之以酬閣下厚待友人之意居此  
學諾恐終無益僕輩無多暇日既不能為之教習又  
不能時、省察其所為使勿為損友所累是僕之未  
能盡力者也閣下歸後僕達之公使公使亦如僕意  
謹再馳書縷述鄙衷大著必當細讀辱過愛實慚  
愧之至惟自愛不宜光緒廿年長至前三日栗鄉老  
生閣下黃遵憲

再啓聞吉井氏與伊地知侍講皆君子人見時為我  
達意他日必當因閣下而趨謁也又啓

十二月廿七日携稅所寫三訪使館

誠曰今日携稅所子來謁願自今寄宿華館總從館  
中規則請有所教戒

黃曰自當如高諭稅子沈毅篤實自是佳子弟愧僕  
不學無以副尊意耳

誠曰今歲將盡可以新年來否

黃曰住館一事再商之公使僕書所言為改父字僕  
之所能盡力者耳

誠曰此子深望來公使館願高議以報是祈

黃曰自當如命敬達

誠曰此子漸讀史漢了

黃曰讀日本外史否此間所讀史漢用何本

誠曰史記漢皆用和刻八尾板

黃曰日本所刻史漢係依何本翻刻

誠曰自二十一史中翻刻來

黃曰今者國通行之史記有明南雍本明北雍本明  
汲古閣本本朝武英殿刻本南海陳氏刻本明陳  
子龍刻本本朝畢沅刻本漢書亦各有異本此

中以武英殿板本為最南北雖毛氏皆多誤此外專  
論文字者有史記評林史記綱目諸本故舉以為  
問也

誠曰此本批書賈購之以幾月來

黃曰批書肆購之不易得雖然南海陳氏刻本二  
摹倣購此本尚易也近來江南浙江皆有仿照武英  
殿刻之本亦不難購買欲覓殿本原刻價昂而  
書少殊不易耳

誠曰殿本價何金

黃曰此無定價武英殿原本廿四史值價在七八百

金之間若家藏分史單有二部漢書史記者有  
數十金可購

誠曰武英殿係帝宮號乎

黃曰其書所以重者我高宗皇帝欽定當時乾隆  
中博學儒臣分任編纂核訂至精而版刻紙料皆  
上品故也

誠曰貴國當康熙乾隆二帝之時武治兼文治有過  
古者三代無不及况網羅明末碩儒大才編纂諸  
經史誠屬未曾有之盛運

黃曰此策試嘗風味如何

誠曰風味尤美是何糖菓

黃曰柚皮風乾以蜜煎之

誠曰柚者土亦有之南地最多皮黃而肉白味酸而香烈

黃曰皮厚而香肉甜而爽為柚多紅肉者其大者与此盤等小亦占此盤之中等

誠曰飲食調理以及菓物糖製恐於五部洲以貴邦為冠

黃曰製菓之法論其風味恐不得不推首惟收藏之法精緻之式較遜外國耳吾土人為此種事能使物

無棄材

誠曰此種之事尤可學者

黃曰製菓之法吾國多日本凡數百倍大可做行之吾土人養畜製造之法極多但精緻不及西人耳性者大久保在時偶與論吾土養雞之法人家無不有之所食不過食餘而歲出之雞不可勝用大久保頗為嘆賞以為是亦日存當學者

誠曰我者學養雞之法今食東京之鷄味不甚美多自近縣來者較之米澤其味最下等養畜不足故也

黃曰食草蟲為最次則食米

黃曰日本食魚為常饌而價殊貴吾土有種魚之法亦大可學春二三月間魚初生子取其魚苗長一寸者分種池塘餵以草花覆以浮萍其息百倍運載魚苗雖陸路千里但搖蕩其水使動便可不死若載之船亦搖蕩之比陸路尤易也廣東之種魚者皆購苗於江西之九江此法江西人最工為之誠曰所種之魚何名

黃曰鯽鯉皆可種而鯉為最多

誠曰鯉之大可一尺者價何錢

黃曰在廣東值二錢三錢

誠曰貴邦百錢即當找十錢

黃曰以千銅錢換貿易銀一圓

誠曰一雞之價幾許

黃曰此值二三十銅錢耳 當找二三錢

誠曰找米價比貴邦高低如何

黃曰日本貴今吾鄉米價每石值貿易銀三圓猶不  
二圓又十日存值十圓亦十二圓三倍其價矣  
日本每石二百四十斤吾土石一百八十斤欠六十  
斤然亦比日本賤此外亦間有不同者

誠曰升斗石量貴邦比我似少不知何代改斗量之法

黃曰官之升斗石與日本同民間所用有循其舊習輕重不齊者若所言是鄉斗石故有異也我朝治國極寬大不欲盡奪其所習而強之不便故有不同然民納稅租必以官斗折算也

黃曰築地流寓我商之居概遭焚失少頃僕將再往一視何公使頃去查問矣

誠曰昨日在史館忽聞警急使人檢之火發詣町直達海濱我友柳原秋月東久世皆住築地幸不罹災

厄

黃曰幸貨物不甚損失本年五月間我上海之東門一街燒去去今二十年前湖北武昌府之漢口遭大火焚店二萬間財物損失在四五十萬銀兩又三十年廣東西門外遭大火並及西商之店火後竟將金銀鑄成一塊約有三十丈之長此生平所聞最大也

誠曰昨日之火我測延燒凡一萬戶

黃曰共八千四百餘戶一戶以損失三十圓通計之值價二十四萬

誠曰合家屋宇財貨燒失百萬圓以上

黃曰白日失火財貨少損失者

誠曰暴風吹火一時延及海濱人且不能避况財貨

乎因考之似不下百萬人亦多焚死

黃曰僕聞人言只焚死救火巡查數人而已

誠曰僕所聞焚死十餘人老幼屍體倒卧橋上明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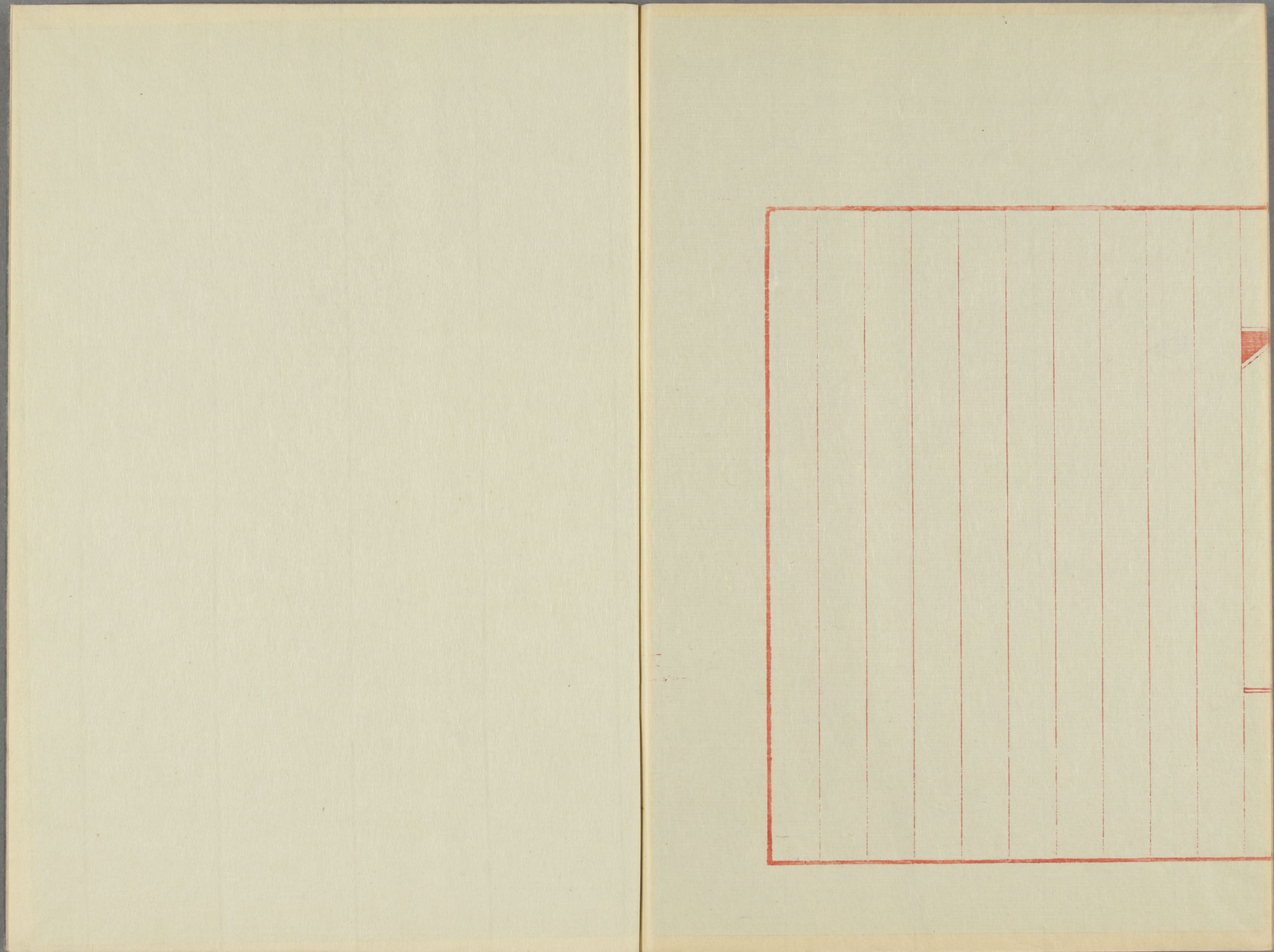
新紙詳細考之

于時明治廿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寫于養浩堂

紙頁四十九葉

栗香山人誠子記





E-2-3

